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御史中丞下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又曰庾峻字山甫為御史中丞優而不剋

又曰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摧豪震肅

又曰劉暉地昆字長升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中丞是也

晉中興書曰譙王昭字元愈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辭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温見奏事歎曰此而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又曰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於刀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迴協令人牽綝隋馬至協車馬而後釋遠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又曰劉瑀音禹遷御史中丞瑀氣面人為憲司長得志彈劾惠間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地彈一土僧遠云陰籍高華人品冗未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曰蕭惠間拜御史中丞世祖出劉季之詔曰今以蕭惠間為憲司翼當稱職但徃一服音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自察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間前任憲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甥毅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先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甚恨焉

又曰苟伯子為御史中丞任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彈莫不深相呵毀或延及祖宗其言

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齊書曰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徵威僧虔爲此官乃曰此乃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又曰江淹爲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安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音表司徒左長史王績音績護軍長史庾弼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臣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畧未嘉太守庾曇隆又諸羣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

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梁書曰樂謁遷御史中丞初謁發江陵無故於舡得八車輻如中丞徒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駢迫遂溝中及是拜日引騶請道悲感不自勝頃之耶貞

後魏書曰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欺難得乃爲木子擊其脇腋氣絕而後屬者時有汾州叛胡得其克渠皆鞭而然之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

又曰李彪御史中尉彪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彈

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嘗呼為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北齊書曰齊王高澄用崔暹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又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為御史中丞魏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逕住車去牛頓車於地以侍中丞過其或違遲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寢絕五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宮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然愬領四職常與胡後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使驟馬趨伏不得入自言

刺亦捧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陳書曰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敷假王威權抑塞辭訟文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道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然不可犯為斂色正容坐陵進讀奉狀時安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殿下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隋書曰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丞請革選史此後踵其事每一殿中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依舊直入禁中 唐書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督司

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宮宮門行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百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之專道而行逢尚丞書郎亦得停駐

又曰張易之縱恣益橫嘗私引補工李引奏占吉凶言步不順御史中丞宋璟音問請窮寃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息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姚壽音孰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及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丞姚庭筠奉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爭無不理比見諸司察察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為臣者奉而故云汝為若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脩一水牕或伏一枯木並皆上聞梳展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日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隋事糾彈上從之

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音齊齊名天寶十一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又曰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會上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踈音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叅所奏凡諸使廉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祭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惜于碩謂以度支節中兼御史中丞鄧求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叅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檢校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又曰元祐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例在任十三月轉准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六月轉准具員加十二月今請至十月從之

又曰太宗間成初中丞秋蕪慕謝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暮奏百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上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又曰太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中丞以堪任此居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鴈隼事異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增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御史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嘗為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監司業少尹並為寺置之貳皆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為從四品從之

又曰薛存誠為給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大廣存誠以為此者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表儋都日與軍

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丞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又曰盧坦為御史中丞裴均為僕射左班踰位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仲南何人坦曰仲南是守正而不交雅幸者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君

三國典畧曰梁張綰字孝卿雍州績之弟也梁主策其百事綰對闕其六乃號為百六分常為御史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兩世前世未有時人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段凱驍勇好讀書為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辟

傳咸集奏曰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亦易之梅陶曰叙曰余居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傳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榮於田由吾奉玉者法吾敢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清賜以請讞之禮如師袁叔謝中丞章曰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瀕兼威正刺骨窮文使權家勳族不敢籍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掩衆昔傳咸臣治僚碎戢懼孫實稱疾卿尹皆怠

持書御史

漢書曰宣皇帝元鳳中路溫舒尚書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後請魚列反時帝幸宣室齋后而決事命持御史二人持書遂置持御史大夫

風俗通曰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國諱改焉後歷代皆同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墻而克茲持書侍缺史不復平議讞當糾紛豈一事哉里語曰漫縣官漫冤死者半後

漢書曰蔡邕以待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二臺

續漢書曰百官志曰持書御史秩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天子疑獄以法律讞是非糺六品以下桓帝以後不治獄克位而已

魏書曰王觀字偉臺東羣豈丘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為
始音持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音
順旨

晉書曰啓陳壽才史通博宜補黃散也黃黃門侍郎上曰
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手詔用之

又曰大始四年置黃沙獄持書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
詔獄及廷尉不當皆理之

梁書曰謝機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傳
郎尋為侍御史舊郎官傳為職者世謂為南奔機卿失志
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從為散騎侍郎

曰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已當官亡憚憚強禦奏舉
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隋書曰柳或遷治書侍御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解
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任其才

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超自布衣備知真偽與二十八將披
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桂國

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
閭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謠謠滿道乃云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乃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

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
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

竟免

又曰梁毘為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作縱屋當鑪酤酒毘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漏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漏歸盈監新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木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苦不糺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鬱鬱不得志

又曰柳或為治書御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憎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林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遽按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御之

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諂佞上不問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疋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建此每虛心接待異聞讜言惟季綱差盡忠疑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五領表卿二十年間鸞欲動君故人在故人名官簡肅權豪誰知徒九歎徒然泣二毛傳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

君之蹤謂位憲臺懼有忝異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
勵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
之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壞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
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為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
既真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
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
有國可忠貞憂貴有在繩必以直良農耘穡勿使能植是
遂安借超翼若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
及朋友無慙于色得天子內省有愆音匿是曰作箴惟以
自勗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終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職官部二十五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侍御史

六典曰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鞠獄訟凡有別付者則按
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
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六中為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
豸冠朱衣禮記注云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續漢書

御史大夫以公府掾屬

高第

為之掌察御史奏事

有違夫

外郎又大拜則一人監

則劾矣

漢官儀侍御史冠以青象犀
鄙及萬民之冠以青象犀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一名曰柱後
以鐵為之言其鞞固不撓也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
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秦滅楚以其
若冠賜御史漢與襲奏因而不改

漢書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皂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
給事殿中為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
給事二人特前中丞二人領餘三十人留坐里百官志事
也

史記曰越禹者郢人武帝即位禹以刀筆吏積勞迁為
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璆為御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徙獄
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
始皇善之出為御史

又曰張蒼好舊歷秦時為柱下方書

漢書曰江克拜直指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凡
臣多奢遺元言不劾請入車馬今身從北軍擊匈奴奏
聞貴戚震恐

又曰
不誅矣

又曰... 東觀漢記曰... 嘉位之子... 藏之以俟... 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桓典為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六詩為御史案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戰馬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抚北狄所過皆書寫山川屯田聚洛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翼理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_音嵩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官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回

至橫當劔事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大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使同日拜到之八彥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各之所部而綱獨理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問左右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御史噲侍簪筆以表

今日直備官但班耳

吳志曰呂岱親近吳都 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

巾古切衣與共言論遂拔薦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

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笑

是我所以貴德淵德淵字者及原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

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宏字子綱廣陵人孫策遣綏奏章至許官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越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遭尚書暨艷疾貪污在位欲沙汰之滂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弃瑕取用舉清劔濁是以滂勸若一時貶黜俱有後咎艷

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人獄久不決轉峻御史往斷朝野稱當

又曰劉毅子儼正直有父風為御史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儼正色語之彰怒曰我能截卿角也儼勃然謂彰曰君何時敢恃寵作作福威天子法冠而欲法角呼命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比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調通体弱摧不須風調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歎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為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乃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御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公叅坐命高官坐祿近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敢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出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左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城嘗欲殺一囚孝意故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

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大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各御史服之禮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冠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曰有此獸觸不直故執憲者為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唐書曰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受御史

又曰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居損人範奏憚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

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高祖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大解

又曰高宗嘗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為準繩司乎由是百寮必表而視事

又曰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鵠鶚鷹豈衆之偶奈何設拜以押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摧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朝奉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

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運糧反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祖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闔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朱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俚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將將夙夜小心忘身有國莫建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又曰劉思立采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物萬姓所先勅使撫巡人皆踈朴忘其家業置此天恩踴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多停滯既緣賑給

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煩擾又無驛之處騎馬稍難間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寔發須臾即屬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臨時出使哀賤疏奏謚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甫持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生事繫大理乃詆承畢正義在法出之將納為妾會有密言其狀者士令給事中劉仲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謚於獄中上持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三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終廢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徇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

仁失之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 武勇畧
 英雄失之於張邈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
 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路猶惧刑綱况輦設咫尺姦
 臣肆虐殺一六品丞足使忠臣抗憤能殺身以滅口此則
 生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乞重勘當正
 義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奸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合
 下義府視不退義方三上無言義府趨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 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
 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 哀憚時人呼皂鷓為驢人吏如
 鷓鷓之視鷓為雀也

又曰蘇瓌按問鄭普恩其妻有寵於草席人持勅令對御
 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恩侍御史范獻忠厲階而前曰臣
 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因之大夫荷榮貴久
 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動則柄而普恩
 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氣
 有兩天子耶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恩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比日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
 乾封中三本立為御史立忌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自已
 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弛鞚輕重無恒開元
 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為侍御史時衛卿尉遲寶琳揖人為妾藏器
 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上又從之藏器

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其進言曰法者海
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石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
下若用捨恣請愛憎由已則因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
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
欲令下人人何遵奉大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
信况為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
四海之內無所適思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為侍御史貞元末乖臣李實為京兆尹恃恩頗
橫嘗遇播仁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又曰溫敘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冠於外廊大臣
阻而不行李祐自貢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
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城擒吳
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袁紹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
史弟術為尚書詔不欲為臺下告疾求退

輔史錄曰韋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
輕去就去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
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恋慕者以明公理遇
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暈不堪久侍遂徒跣趨
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 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見治之事
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賤各爭入

言人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章既帝立諸馬貴更
讀仁抄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推有掌鞫鞫有掌彈彈有掌公廨公廨知公雜

事堂中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

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

端最為雄極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

坐亦謂之寢床言其處其上者皆寢凡侍缺史之例不出

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容其止出入揖讓去

就中已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二曰印

曹掌劾三曰供曹掌祭四曰尉馬曹掌廐五曰乘曹掌護

豹尾之內便為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下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卧於臺門侯

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永衛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知一曰劾狀題告

人姓名

黃石公陰謀秘法曰茨或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

收補糾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供奉之儀 凡冬至元正大朝

會則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則其服從於旌門檢察視其文

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
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畧曰齊采世良字元文魏孝庄時為殿中侍御史
誦河北括戶大獲游隋至沒羣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
夜雨滂沱孝庄勞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
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

又曰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
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謀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
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殿轉中侍御史舊例自每日更
直於殿前王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

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大輕易以擬恒典楚客等大
怒轉無競為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
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辭常

託為姑渚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踐台背或輕車造門施婦
人之服或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

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已
合誅死夫網踈漏賢饒與安石記附七童編諸屬籍

中宗賀宴賀削太皇正之制定阿革臨朝之策此時朝
野危懼人神恐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彞彥昭等並請准

法處分於是亞貶

山公啓事中中書... 進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才宜
殿中侍御史煩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擁起於群吏我帝以為能擢為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堂分察百官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
朝廷有不肅敬及閑失者則糾而劾之

唐書曰監察御史李素文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
不至死者高祖將令殺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
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柰
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時御
史長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請以己之官
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而得
謂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門如隔雲霧竟不視日月
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
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為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
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良三贓賄貪濁四失義勃禮五
淫狠昏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為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
近日彈事不認大夫禮平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

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各得自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未嘉默然而彈其剛正

又曰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綱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俛趨出待罪朝省楚客瞑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法先於風教之時以為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績西覆七會郭虔瓘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遣案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因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遺不得已受之聖於晷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榮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門而坐言笑目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與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第四人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克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礪
違制禮擅職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奴婢
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積雖舉職而執政猶與礪厚
惡之

又曰楊收凡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兄弟凡
弟居憲府為新例

又曰李澄音太原人也字文融為御史祐由戶奏知名之
士崔希逸或廣業宇文順字孺卿李富又澄為判官攝監
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惟放
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先文世
其才奏為左補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又曰元禎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礪
違制禮擅職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奴婢
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積雖舉職而執政猶與礪厚
惡之

又曰楊牧凡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兄弟凡
弟居憲府為新例

又曰李澄音澄太原人也字文融為御史祐由戶奏知名之
士崔希逸或廣業字文順字孺卿李富及澄為判官攝監
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惟放
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

其才奏為左補遺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職官部二十六

叙卿

太常卿

叙卿

韋昭辨釋名曰卿慶也言萬國比且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叅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韋昭辨釋名曰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太
衛尉四曰光祿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太司農八曰
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
大匠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四

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小府是為九卿

通典曰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大常所部大卿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尚書周官曰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各帥其屬大夫止治所分之職倡導九州教伯為政大成兆民之生命

漢官儀曰卿中秩二千石綬青地桃花三彩

又曰衣裳公侯華虫卿大夫藻火

左傳曰齊侯使敬為卿辭曰羈旅之臣若獲宥宥反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詰以死告以死為誓

又曰非卿君命不越境

又曰晉蒐于被盧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

周禮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樹棘以為位者

敢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

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三台九卿法北斗

國語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逢之智能治大官其人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內不平

漢官曰馬安巧官四至九卿

謝承後漢書曰李叔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召宿九卿下

括河內

梁書曰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以少府為少府為卿置加太僕卿三卿是為死卿以衛尉卿廷尉卿將作大將軍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鄰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郎凡十三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北齊書曰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寺農大府是九寺

莊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說以珪之位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珪

說苑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於衛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軍王秦繆公視鹽見百里奚牛肥公問之對曰臣牛食之以

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為上卿

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補隄防種樹美五穀如是卒以為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齊桓公使桓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卿而國不治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踈不能成近桓國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貴不得此權者亦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音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極五曰

鼓吹六曰大醫七曰大卜八曰廩犧惣其屬行其政令
尚書堯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禮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地神祇鬼之禮

史記曰高祖滅秦登號羣臣飲爭功醉恐妄呼拔劍上

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為綿蕝子悅外習之月餘通

曰可試觀上使行禮帝輦出房百官職執博警引諸侯王

以下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諸侯坐殿皆伏抑首以尊卑

起壽觸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與不儀者趣輒引去竟

朝置酒無敢誰譁失禮者於是高祖曰吾今日知為皇帝

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言曰諸弟子儒生隨

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之為郎出通皆以

五百斤金賜諸生叔孫生聖人也

漢書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秋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任官為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鄧侯蕭壽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又孝武帝曰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生南陵橋壞衣冠道

絕免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脩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正時
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嘆

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
天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且自亡氣力何特復施脂
平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
利及若是哉榮與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西設几杖會百
自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
執業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息禮如此

又曰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
抑又刪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
十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

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軍席舉緼袍以示曰臣之所資

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細府衣一襲衣單

襲日所服冠幘緩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以金

續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間
強禦不敢奪也該覽是事著古今詳備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禮儀及行事則贊天子

大射養老喪皆奏其禮儀秩比中二千石

事續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弘正大義諸儒為之

謂曰難經仇仇劉太常

魏志曰和洽字士陽汝南西平人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

買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

又曰常林繼光祿勳為太常晉書王以琳鄉邑耆老每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何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

長幼之序以為後生之法也非吾之所制也言者慙而踣

踣

又曰邢顒字子昇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昇文帝以為太

常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見默

語曰卿尹歸翁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減榮緒晉書曰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內

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

晉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移

家毋鍾年高邁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中興書曰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

非祭祀宴饗則無娛樂謨奏宜有金石顒宗納焉臨軒作

樂自從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蕪掌宗廟其為任也

謂重矣是以古今選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

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風議朕所認仰其以王領太

常本官如故

又曰賀循為太常而散字彥光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

常侍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如官唯拜大常而已中宗踐於
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爲俗表加以位處下卿服物蓋身
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其廬特以爲賜以六尺床席褥
并錢二十萬表至德

齊書曰張瑒以雍州刺史拜大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董
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復欲委去之壞曰陛下御臣等
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
侍

北齊書曰趙彥深五歲母傅氏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
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而大當仰天執傳感其意復
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退朝服先入見母鳴啼天
小孤霧蒙訓得至此母自相泣久子然後改

後漢周漢曰長孫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
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常因退韓經韓
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驛馬忽聞其音雅合
官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又曰或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傳採
遺逸稽諸典故創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音于者近代
絕無此器或有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
弗之信徵無于寶周禮注以芒苘將之也聲極振衆乃歎
自徵乃取以合樂焉

又曰建六官置太原卿一人掌邦禮以黃帝邦國是爲春

唐書曰趙宗儒長慶初為太常有師子樂備五色之方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從四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懦怯不事改太子少師

又曰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人閱四部范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舉公卿文案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重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廌少府監便承憲押樂王獻於黎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綿絲又曰竇誕為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為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至是以警後入流品者蓋以百數

應邵漢官曰北海周澤為太常桓齊其妻憐其年老瘦弱窺內閫之澤大怒以為干齊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劫論者非其激矣諺曰居代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齊一日不齊醉如泥既作事復抵迷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為奉常景帝復為太常蓋周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職專故在九卿之首衛宏曰太常王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華虫七章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禮樂志 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

從也。日月馬二有入非則建以行礼主奉持之故曰奉
常後漢曰六禮之義也

職俄曰六禮外一也。三秩中二千石銀章綬進賢

五采冠絳朝散佩水玉王明云西漢太常行陵車千葉

部者舊傳曰趙自伸經而太常蓋亦處上卿而布被天器

柔陵陷為光祿太常表曰昔日盛叔敖濯衣漢道

克昌王陽結綬改拜命無辭受爵不謀况宗卿清重歷選

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

劉愷潘兄藉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

流軌以臣况之曾无等級

陳沈炯為周弘讓太常表曰臣聞玉馬雕楹不敢材於端

木丹朱繡黼豷襲免於薜蘿何則適用各有其宜朝野不

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礼資與实刀協尔躬為昌引豈易

其儀儻凡賓闕相對曰禫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况南

史執簡轉見遠才君舉必書尤難妄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職官部二十七

太常少卿 太常丞 博士 太祝

協律郎 太廟令 陵令 太樂令

太醫令 廩犧令 光祿令 光祿少卿

太官令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師大祝齊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祿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室罇壘

後魏書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宮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等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又曰元順為太順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

三國典畧曰齊太常少卿表聿修延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刑部與聿修不受與邵書即曰瓜田李下古人真多言不畏譬之防川願長此心不胎厚貴邵亦忻然報書曰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天忽上意不及此敬丞來者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即清郎夫

唐書馬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御御衛聲詔奉常習

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闕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李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階文宗自吟送江詩吟罷益嘉因賜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体詩以獻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宋皆置一人

漢書曰常弘為大掌事陵廣煇刻多遇勅令自免穠媼不至去官及貧疾篤果坐一朝事繫獄矣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視尚書印黃級一梁福品第

七常舉陵廟非法

陶氏家傳曰覆之字恭宗為太常丞凡宗廟疑義多所決
定時人為之語定禮以疑語陶覆之

陶氏職官要錄曰晉宋九卿丞皆建寶一梁冠介幘皂衣
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
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凡
王公已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

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署因之事掌引道乘王
公已下應追謚有則博士議定之

晉中興書博士之職端委佩王朝之大典必于詢度當以
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為可

唐書曰王彥威大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李尤通三禮無
尤自達元和中游京師求為太常散吏却卿知其書生補
為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檢拾自隋已求朝廷沿革吉凶五
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錄是知名時
授太常博士

又曰陸贄為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久於其上事凡吉
凶大儀官不能達率訪其貞亦賴是瀕姑自心元和七年
哥旨主太子初撰儀注貞亦欲黎頂且答之由是禮儀不專
於其定

郭子曰張憲志全廉士也長還船須吏真長至遣覓張
孝廉船同旅博然同載伊諧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今日
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選軌前撫與之言咨喏嗟稱善
乃曰張憲勃倖為埋窟印用為太常博士

大祝

六典曰大祝掌出納神主於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帝祫
之儀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來貞一
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端祝六曰筴
祝

鄭司農曰順祝順農年也年祝求來貞也吉祝祈福祥也

化祝弭災兵也端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大房祝今臣丞景帝六年更
名為祝祀武帝大勅元年夏曰廟祝

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孝溫良稱於儒林以良迂為大祝令
續漢書曰大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讚祝近臣神巫主祝小
祝

協律郎

六典曰協律郎常知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風氣八風五
音之節

漢書曰武帝時李延年尚新聲以為協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以為協律郎

太廟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世長丞

續漢書曰高廟令一人六百石生守宗廟掌接世祖廟令

一人

宋書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案行灑掃衆事領齊郎二十

四

齊職儀曰周有守挑之官掌先王廟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事丞為之二凡朔

望元正冬至寒食皆脩饗於諸陵若橋陵則曰獻羞焉凡

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父

祖陵陪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周禮曰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先

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漢書曰太常屬官有諸陵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又曰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續漢書曰太常職掌先帝陵每園令各一人秩六百石掌

園林按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

行掃除無丞齊職儀曰周有墓大夫家人之職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

冠絳朝服

唐書官品志曰梁天監七年又詔以為陵監之名不出前

詔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困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為令於是陵置令矣

朝廣陵令箴曰昔在廣葉塋野衣薪禮極哀不樹不封瓦棺堅周聚夏攸謂壤不毀膚賄不害生是諳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工乃眷西顧爰短孝文臣司墓敢告守人之

大樂令

六典曰大樂令掌教樂人詞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讌丞為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玲曰有帝

漢德合作樂名天子下詔改大樂令丞以應圖讖

又曰大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人凡國祭祀掌奏樂及大司樂掌其陳字

晉起居注曰成和申詔大樂令載緩教官伎樂勤榮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太醫令

六典曰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為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呪禁師皆博士以教之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千人

應劭漢官注曰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
掌發露形體亂其烏履使小人無不傾倒

崔寔大醫令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寔逸有疾歸太醫無能
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焉

所施術太上防疾其疾萌身朕理不觸骨髓奈何

廩犧令

六典曰廩犧令掌駕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為之貳尾三祀
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以蒼地皇祇以黃神

昭辨釋名目釋云廩犧犧戲也廩養之也辨充六牲取

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布也

禮曰牧天下去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職儀曰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

漢有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光祿卿

典曰光祿卿之職掌拜國醞醴膳羞之屬惣大官珍羞

醞掌醞四置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為之貳

大祭祀則省牲饗視濯漑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史諸史光祿勳是也

應邵漢書嚴曰光月也祿爵也勲功也六光六典郎詢諸
虎賁羽林與不安得賞不失勞故曰光官勲

唐書官品志曰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管尉門戶統
守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漢中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光祿勲掌中殿門戶秩二千石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秦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與尾而五
今乃不足一獲禮死矣其謹慎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時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洩服虔曰質重
不泄人之陰謀也師古曰陰密也言為性密重不洩人言
也以是得幸出入卧内於官秘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

又曰張安世字孺子為光祿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曰
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

安世怒以奴淫汚衣冠告署撻奴其隱人過皆此數也
東觀漢記曰孫堪字子雅為光勲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
澤字雅都京師號之為雅

又曰劉昆字桓公為光祿勲授黃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
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又曰邵訓字伯春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
為光祿勲

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林少沉審博學多聞世
稱通儒為光祿勲內奉宿衛外總三署郎有好學者取見
引進朝夕滿堂

文曰馬防字公羊林風人也防貴寵盛與九卿絕席拜光

水卿

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帝
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曰袁彭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食

漢書曰高爽字慈明為光祿勳視事三月策拜司空

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欽拜為光祿勳嘉德殿前有清

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

儒故密諮問其極陳其意嘗上疏陳請察春秋議天投

汙內亂今妄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曰鄭柔為光祿勳母丘儉作亂帝自征之百官祖送

朝柔疾不任會上謂肅唯不見鄭光祿為恨柔聞白輿

上上笑曰知生必來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之

又曰王肅字子雍焉光祿勳時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

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屋鱗介之物失

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中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又曰袁渙字曜卿為中郎今時言劉備死羣臣皆賀渙以

嘗為備吏獨不賀卒官太祖為之流涕

吳志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不殆為獨六有

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將徵偉

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正昏亂偉乃辭老耄固疾乞

身

又曰薛瑩字道言以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營每上便宜便緩刑簡後以濟之月餘百姓頗或施行遷光祿勳劉基餘人不得也

晉中興書曰鄭默字思元轉光祿勳寬冲博受不以聲色矜人雖卒徒廝養之以息

宋書曰王惠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衣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

孟宗別傳曰宗爲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之杯便叶傳詔司察宋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光祿少卿

後魏職令曰光祿少卿第四品上第三清用蕭勤明敏兼識古典者

唐書曰柳亨拜光祿少卿太宗每識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饗酒之名此後頗自最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也

大官令

六典曰大官令供膳食之事亦爲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講厨省牲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軍人以鑿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率進饌者實篚簋

設於饌幕之內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三人丞一人

應劭漢官儀曰大官令兩梁官冠秩千石丞四人羣孝廉

年五十清脩聰明者光祿上名廼召拜皆朕四百石三歲

為令以供養勞苦遷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配有菓丞掌

菓瓜菜茹薪炭

漢書儀曰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奴婢各三千太

置酒皆緹樽音溝蔽膝綠幘

又曰太官上食釵音器金器中官私上食用白銀釵器如

祠廟器云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政字叔方為大官令黃門郎與政

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灸光見髮勅斬政政曰臣有當死

者三黑山出炭增治吐炎焦膚爛肉而髮而消吾罪一也

陝出刀砭礪五石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

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旦臨食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黃門

一人臣罪三也詔赦之

魏畧曰時苗為壽春令遷為大官令

後魏書曰毛循之能為南人食手目前煎調多所適意也世

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

官主進御膳

楊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實司王養祁祁庶羞口實是

供羣物百品八珍清觸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王朗集曰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
值黑山賊交戰吏兵散走獲於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傷
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社登身投拷掠理急之
二君宜加顯異黃初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
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為為六官令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

職官部二十八

- 衛尉卿 武庫令 守宮令 公車令
- 宗政卿 宗正少卿 宗正丞 太僕卿
- 乘黃令 廐令 車府令

衛尉卿

六典曰衛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也武庫武器
守宮三署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允祭祀大朝會則供具
羽儀節鉞全戟推弁茵席之屬

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也堂官門衛屯兵漢因之景
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改為衛尉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顯廉衛尉永元三年
司徒丁鴻兼衛尉

後漢書曰銑音期字次况潁川人也拜衛尉卿期重於信
義憂國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

續漢書曰陰興為衛尉每諸將出征伐身行勞問無所愛
情

又曰馬光字叔山為衛尉卿上以光謹勅小心周密畏慎
特親異之

又曰竇固字孟孫為衛尉卿兩宮宿衛見重當時仁厚謙
恭甚有名稱

又曰趙喜字伯陽為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毋沒上疏
乞守服不許遣使釋服

又百官志曰衛尉卿秩中二千石掌官服衛士公車令百
官衛士左右都虞侯宮掖門司馬皆屬

魏志曰辛毗為衛尉清軍與徐邈胡質皆以憂國忘私不
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又曰田預為并州刺史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預
克壯書預未聽預書咎年過七年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
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因稱疾

又曰辛毗字佐治為衛尉卿帝方修殿舍毗諫曰詩云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

吳志曰嚴畷為孫權世無及稱尊號畷常為衛尉祿賜皆

散之親戚故知家常不克

晉書曰石崇拜衛尉與潘岳詣事賈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有廣成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佞如此

宋書曰南郡王儀宣子恢為侍中領衛尉晉代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為始也

唐書官品志曰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卿每月亟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

漢官解詁曰衛尉王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為廬各有負部凡居宮中者皆於藉於門按其姓名有醫巫僮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為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有藉有皆復有符用木二寸以所長官兩字為鐵印分符當出入者

按藉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後皆至晨分部夜行夜有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懈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漢書舊儀曰衛尉寺在京內胡廣云官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

武庫令

六典曰武庫令掌藏邦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國用承為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執余吾屬官有武庫令

又曰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閑無事欽所好也

又曰武庫令一人昔武王伐紂散牛放馬倒載于戈韜以

虎皮而藏諸武庫武庫之職由來尚矣
續漢書曰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晉書曰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晉陶侃於廣人
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可疑也

守宮令

六典曰守宮令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凡
大登祀大朝會及筵奉則設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門外
續漢書曰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主御紙筆墨及財物諸
用并封書泥之事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石年少時南陽何顯異之曰王佐才也
舉孝廉拜守宮令

董巴漢中官傳曰守宮禁內署今秩千石在省內用中人
省外士人

齊職儀曰守宮周掌守宮之職王行為帷宮即即其任也

公車令

漢書曰張釋之為公車令

續漢書曰公車司馬令掌宮南門凡吏民尚書四方貢獻
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

又曰周垂字子居拜侍御史公車司馬令不畏強禦以是
見怨於幸臣

應劭漢官儀曰公車司馬令同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
殿司馬門徹夜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摠領之

李邵以公車司馬入為侍

宗正卿

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宗玄署少卿之貳

漢書曰宗正秦官也魏邵曰周成王掌親屬

又曰劉德字路叔脩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時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後為宗正卿德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敢畏盛滿也

又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中直明經有行為宗正

東觀漢記曰劉般字伯與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身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別駕閻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到積湖大將漢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木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

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又曰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請將高壘以禦之相待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偷斷要其歸路僉帥軍以為後繼恪懼

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吳書曰趙咨字德雙南陽人博學多智應對辨捷孫權爲
吳王擢爲太平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
曰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畧雖有餘閑博
覽書傳涉歷史籍採奇吳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
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心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衆東伐吳七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
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
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阻守險難可卒攻上之
縱下猶難盡克教不又引員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

憂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州郡便宜有爭畏盛受職脩治
振施宗族

又曰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末平三年爲宗正卿

後漢書曰劉韜字君文梁孝正胤爲宗正率官遂代掌宗
正焉

續漢書曰宗正卿一人秩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
及諸宗室親屬遠近羣國歲計上宗室名籍

晉起居注曰咸寧元年以太中大夫王寬爲宗正卿
又曰太始二年以侍中中書監朱整爲宗正卿

後魏書曰杜銓初家戶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
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謂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

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杜中長老一人以
為宗正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
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最即命詔之及見銓器貌儼雅世
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

唐書官品志曰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
以宗室為之

石氏星經曰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

山公啓事曰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
可轉作否

宗正少卿

魏職令曰宗正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懿清和職恭教典

者先盡皇宗無則用庶姓

宗正丞

六典曰宗正丞掌判寺事

太僕卿

六典曰太僕卿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築黃典廐典
牧章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
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尚書問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德忠良予
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

周禮曰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
逆王胝朝前正位而退亦如之逮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

掌其政以大達窮者与遽令聞鼓聲則達逆御僕與御族
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特事王出入
則自在左馭而前馭

漢書曰崔嬰自上初起沛常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惠帝
崩以太僕事高后代王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子
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復為太僕

又曰百官表曰太僕與馬屬官有大廐禾夾廐象馬三
令又車府路軫音靈騎馬駿四令又龍馬橐泉駒駝丞華五
監長丞又邊羣六牧師苑食今各三丞又邊牧橐昆蹄令
丞皆屬焉

東觀漢記曰祭側界切彤膂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弓馬為大

僕從帝過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曰徵祭彤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一百萬馬三匹衣
被刀劍下至居屋作物大小無不悉備

續漢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大僕持節安尉天下
又百官志曰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奉駕則馭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
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又曰潘尼字正叔侍中為太僕造乘輿箴後舊儀曰太僕
牧師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
分養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牛羊無數以給牲犧

漢雜事曰石慶為太僕卿出上馬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策舉手曰六馬慶以兄弟最為簡易而獨如此又曰公孫賀以太僕為丞相以敬聲伐為太僕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牣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唐書官品志曰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馬牧左右收龍廐內外廐丞

乘黃令

六典曰乘黃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為之貳

宋書曰乘黃令晉官也主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諸衆

車馬

齊職儀曰乘黃令獸名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人以名廐

廐令

六典曰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蒸雜畜之事丞為之貳

漢書曰太僕屬官有太廐未央廐象馬三令各五丞一尉

又車府輅駟馬駿馬四令丞晉灼曰漢侯注大廐名也主馬萬疋也又龍

馬開闢橐泉如淳曰廐在橐家官下駒駮丞韋王監長丞牧橐昆蹄

令丞應劭曰橐駝昆蹄好馬名也如淳曰因以名廐也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象馬為桐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汗相各之味斷可飲因以

名官相動

又曰蘇武為移中監

移中廐
名音移

又曰上官桀遷未央廐上體不安及愈見馬瘦上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邪桀曰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上以為忠

齊職儀曰諸廐有圉師牧人養馬之官校人掌王之馬正也

車府令

六典曰車府令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丞為之貳

史記曰趙高為車府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僕屬官有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于車騎突鹵薄車府令齊固除匡就車送獄詔書遣匡自擊不出吳上書信陽侯驕慢于突車騎無大不敬匡執法守正而不獄臣恐陛下政化由是隳於矣是詔出匡右遷即丘長齊職儀曰車府署周有巾車典路之職辨五輅之制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職官部二十九

大理卿

大理少卿 大理正

大理丞

廷尉監

廷尉評

大理卿

六典曰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三慮盡其理一曰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寃獄三曰公平以鞫庶獄少卿為之貳

韋昭辨釋名曰廷尉縣皆右尉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尉也言以罪尉姦非也

尚書帝曰臯繇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論語曰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典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為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

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之罪非子之罪也

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在臣居為長不與下吏讓位爵

為多不與下吏分則君以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

過聽殺無罪罪當死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死君子曰

忠矣仁矣

家語曰季羔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有亂季羔逃則者

守門謂羔曰彼有歎羔曰君子不隧

又曰此有室季羔人為既罷羔問曰五親則子之足而子

逃我何也則者曰養有君理人以法見先君俊臣欲臣之

逸也臣知之當臨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

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晚臣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思如恕則樹德加嚴暴則

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史記天官書曰斗魁四星貴人之牢曰大理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右左監景帝中六年更名

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為人卑恭允重經術其決獄平法務

在哀蠲罪徒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

尉

大理

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寬

又曰朱博遷廷尉恐為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

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明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

化部斷獄以來二十年亦獨耳剽目久剽劫也三尺律令

人事出其中試與正監共撰前代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

事持問廷尉將為諸君覆之正監條目博皆召掾吏為平

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

又曰張釋之廷尉文帝嘗行有人從謂橋下出乘與馬驚

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

與天下公共也方以其時誅之則已今以下廷尉廷尉夫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人安之措其手足

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壞者文帝令族之釋之奏當棄市

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人

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又曰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傳古義方請博士弟子理尚

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別其

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則

讓曰監掾吏所為也亭者平也均也

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教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客謂

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令專以主意

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獄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獄

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獄

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

又曰王先生者善黃老言處士也張釋之召居廷中王生年老與釋之及公卿會廷中立王生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繫襪釋之前跪而繫之旣退或讓王生曰何辱而張廷尉乎王生曰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聊使繫襪欲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又曰下邳程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免官門外可設雀羅復爲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又曰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爲天下第一故與立斯同邑乃徵吳公爲廷尉

又曰孔光爲廷尉時定陵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少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竟時棄去或更嫁及長史發丞相翟方進等議乃始等放法無以解論光以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乃始或嫁義已絕而欲以爲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以光議

東觀漢記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後漢書曰郭躬爲廷尉躬家代掌法務寬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者著于令

又曰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代掌法自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

後漢書曰楊賜遷廷尉乃嘆曰昔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各繇不與焉蓋羞之也也遂以代非法家固辭

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獄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一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又曰傅賢遷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無私門賓客公卿宴會要請不住自以爲貧無以報答其施常垂念刑法務從遲徊流涕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華嶠後漢書曰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桓帝時爲廷尉雄子訢孫恭三世丞相爲廷尉爲法名家漢官儀曰光武時有以獄見廷尉曹吏張禹所門輒對處當詳衷於是冊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以勵其臣節也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遷廷尉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補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草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無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家室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

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單舉人
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實禮錢何言不舉耶子
文怪之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
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所柔便吏卒承子文辭往掘
即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示天下以禮爲戒

又曰高柔字文惠遷廷尉時獵法甚峻而宜陽農劉龜竊
於禁內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授事言之帝匿名收龜付獄
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
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龜改柔曰廷
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

旨深切帝意寢乃下張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又曰鍾毓遷廷尉聽居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諤又士爲侯
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創也

晉書曰孔坦字君平遷侍中廷尉多平當法令人情而時
勢要自以愛憎爲斷坦意不得皆行也

晉中興書曰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王典吏邵廣盜官幔
合布四十疋依律棄而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以
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駁之曰此爲施恩於今開萬怨於
後顯宗從之正廣刑

又曰王彪之遷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
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廷尉毅付彪

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
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未
可見斯事

後魏書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營以贓罪被劾
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或吏部
尚書李雋侍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爲營求寬光韶正色
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
執意不回如此

隋書曰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
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
也

又曰楊注字元慶守大理卿注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律
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注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
無遺誤帝甚嘉之

唐書官品志曰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
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
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守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
謂之執方

又曰郎楚之武德初爲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
叔達撰定律令

又曰劉德威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
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圭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

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敬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又曰高宗問大理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聞之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御又居近職以疇曰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爲國之要在於刑法急則人殘法寬失則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

又曰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失遣疑獄四百餘條其得罪者皆爲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拜侍

中兼太子賓客大理囚一事慟哭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奪我慈親兮有理無申兮痛哉安訴陳兮

又曰龍朔二年改大理卿爲詳刑寺正卿

唐新語曰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它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囚皆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曰唐卿臣必不在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

五代史後唐書曰長興二年八月勅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囚無胤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又曰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遷廷尉卿持法清峻不發私書

又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日罪囚常斷其妻執燭吉手持冊筆夫恩相向垂泣

會稽後賢記曰孔坦遷廷尉卿獄多囚繫坦到官躬執辭狀口辨曲直大小以情不加楚撻每臺司錄獄無所顧門皆面決當時之事

天文錄曰平星主建遷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讚曰平星執法正紀綱也

文字曰臯陶喑為大理天下無雪刑有責平言者也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廷理其人以違天子之意於是出廷理而尊子文之意反內政

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為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頭而死擊虞新禮儀曰故事祀高陶於廷尉寺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應秋

大理少卿

後魏職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思理平斷明刑識法者

北齊書曰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謂之寺之二絕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也

隋書曰趙綽為大理少卿侍郎卒亶嘗衣緋裯俗云利官文帝以為屢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豈聞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聞臣事上因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翼感天心何論大木上乃止時薛曹為大理卿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又曰源師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官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師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有司不問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晚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新語曰太宗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載肩者乃以為大理少卿

又曰徐有功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冠
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
之于定國

大理正

六典曰大理正掌參議刑獄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
不當則以法正之

禮記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鄭玄注云於周
禮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也

東觀漢記曰何敞字比干遷廷尉正張湯為廷尉以殘酷
見任增飾法律敞常爭之存者十數

後漢書曰黃霸字次公宣帝在人間時知百姓苦吏聞霸

理法平召為廷尉正及夏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

尚書

謝承後漢書曰陳琳字伯真橋玄表琳明律令徵拜廷尉
正

魏志曰司馬芝字子萃遷大理正有盜官總置都厠上者
吏疑女工收以付獄之曰夫刑罪之失失在可畏今臧物
先得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誤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
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以今宥所
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晉書曰江統字元應為廷尉正作三刑議

又曰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卷尚書或下遷梁制服衛

多冠介幘帛衣銅印墨綬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彥先入洛以膏土秀華累遷廷尉正南史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褐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願郎願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大理丞

六典曰大理丞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徒以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疑不伏則聽自理

唐書曰杜景佺徐有功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唐新語曰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具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遣府史謂日知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不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廷尉監

漢書曰郗吉字少卿稍遷廷尉監治巫

謝承後漢書曰陳咸字子威爲廷尉監執獄多恩議人常從輕比多所全活皆稱其恩

晉起居注曰廷尉監陸翥上表求增築訊堂圖畫先賢像詔許之

廷尉評

六典曰大理評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而出推長吏據狀

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言以往據所授之狀鞫而書之
若詞曰有反獲不能...其與在法拷之凡大理斷獄皆
連署焉

漢書曰宣帝詔曰今遣廷尉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
正平真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
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若不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
知所避就姦吏無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
哀德怠則廷平將搖權而為亂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
三輔決錄注云何比于漢武時為廷尉右平謬矣

又曰馬宮字游卿行能高潔遷廷尉評

又曰官表曰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四人秩百石
晉中興書曰顧榮字彥先遷廷尉評時趙王欲殺淮南王
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
濟者甚衆

隋書曰廷尉平置一人第六品下後改為評事

唐新語曰敬昭道為大理評事時沂州有反者註誤坐者
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在州獄昭道援赦文判
而免之時宰相責大理柰何免反人家口大理郡官失色
引昭道以見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反者
家口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於五六執政無
以奪之註誤者悉免

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于漢武時丞相公孫弘卒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職官部三十

鴻臚卿

鴻臚少卿

典屬國

司農卿

司農少卿

上林苑令

大倉令

導官令

大府卿

大府少卿

市令

平准令

左右藏令

鴻臚卿

六典曰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少卿為之凡二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二王之後及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若諸蕃大酋渠者

封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

韋昭辨釋名曰腹前肥者臚言以京師為心腹王侯外國為四體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臚大也臚陳序也欲以陳序賓客也

漢書曰田序字子公連擒大姦徵為大鴻臚

又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鴻臚

東觀漢記曰夫鴻臚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齊祠饋贊九賓之禮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十石諸王入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

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謝承後漢書曰陳紀字元方遭父太丘長寔憂嘔血絕氣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畫百城以勵風俗表紹以太尉讓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卒官子羣為三公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

又曰白嵩字季山為濟南昭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

漢官解詁曰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

又曰昔唐虞賓於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漢雜事曰蕭何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不任賓贊還官

魏志曰崔林字得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遷大鴻臚龜茲王

遣侍子來朝廷嘉其遠至哀賞其王甚厚餘各國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䟽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諭旨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使有恒常

魏畧曰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始南陽曲阜暨以宣德在宣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局如

蜀志曰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為大鴻臚為人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吳志曰張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南道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華皇七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與之差磨厲鋒鋦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縞帶之好

唐書官品志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右丞掌導護贊拜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刁攸不審可爾不

鴻臚少卿

後魏職令曰鴻臚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孝詳常机樞達理者

隋書曰煬帝時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請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幸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蘇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

典屬國

漢書曰武帝以移音移中監蘇武為典屬國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以帝惠為典屬國

又曰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

司農卿

六典曰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惣上林大倉

鈞盾導官四署與諸監之官屬謹其出納而修其職務少卿為之式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皆仰給焉

周禮曰冢宰有大府下大夫鄭玄注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史記曰韓信歸漢漢以為治粟內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

又曰鄭當時字庄為司農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禮以下人山東諸公翕然稱其曰子真鄭忘行千里不齎糧

又曰朱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身為列

陳陳相因克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

魏志曰梁習為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為天下最乃徵拜大司農

吳志曰樓玄為大司農玄從九卿持刀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遷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曰玄與賀劭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廣州

晉陽秋曰司農桓範字元則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書稱棄後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

隋書曰趙元淑轉潁州太守甚有惠政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曰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子租如言而了帝悅焉

唐書官品志曰司農卿位視散騎帝侍主農功倉廩統大倉導官籍田上林令

韓揚天文要集曰天倉者大司農也

吳苑曰吳郡岑淵為吳郡時大司農卿碑注在汪乘湖西大元中村人見龜載從田中出還其先處萍藻猶著復下史游急就篇曰司農少府國之泉也

司農少卿

後魏職令曰司農少卿第五清用堪勤有幹能者

唐書曰韋弘机為司農少卿受詔檢校東都管田園苑之事高宗謂之曰兩都是朕東西二宅也今之官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漸將頽頓欲有修造又費財力何如弘机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千萬貫若以供葺理可不勞而就也上大悅之

上林苑令

漢書百官表曰衡屬官有上林令

續漢書曰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獸有民居皆主之捕得獸送大官

李邵別傳曰邵以郎謁者為上林苑令

楊雄上林苑令箴曰芒上天由光上作穀山有陵上野有

林麓夷原汗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植國以殷富民以家給

太倉令

六典曰太倉署令掌九穀廩藏之事丞為之貳凡鑿窖置屋皆銘輒為度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文立碑如其銘焉

漢書曰淳于意為太倉令

續漢書曰太倉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受郡國轉漕穀

梁翼別傳曰太倉令秦官出入翼妻受所語言飲食獨往獨來屏去御者官翼壽姊夫宗忻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

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

導官令

六典曰導官令掌導擇米麥之事凡有九穀之用皆隨其精麤羌其耗損而供之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司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主酒也

續漢書曰導官令一人主春御米及作乾糝導擇也

太府卿

六典曰太府卿之職掌邦國賦貨之事惣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為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

周禮曰天官屬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受其貨賄之入

梁書曰天監七年置太府班第十三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上庫丞太市南北市令關津亦比皆屬焉

後魏書曰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播少修勅奉親盡禮累遷右衛將從車駕南巡到懸瓠除太府卿

唐書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仞丈尺間皆自省閱議以為稱職擢拜太府卿每歲勾剥省便常出數百萬貫在職二十年公清如有一時太平日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輕揚卿者無不精好

唐書官品志曰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太府少卿

後魏職令曰太府少卿第四品上時人官上用勤篤有幹

細務無滯者

唐新語曰狄光嗣仁傑長子也睿宗朝起復除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起乃降勅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情禮以答殊思卿屢表固陳詞理云畢更候後命仍編入吏

市令

六典曰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謂稱以格也以三賈均平事精

上賈次為中賈分麗為下賈凡賣買不和而擢固擢謂專畧其利固謂郭固其市及更出

開閉共限一價謂賣物一賤為貴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

禁之謂在旁高下其價以相惑亂

史記曰司馬談祖為漢市長

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又長安西市令長

丞屬左馮翊

東觀漢記曰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會中兒犯法遵格

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

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為刺姦將軍語

諸將曰當備法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晉書曰石苞賣鐵鄴市市下有海鹽趙元儒名知人見而異

之便與結交歎其遠量三公諫

齊書儀曰市令周有一口塵市下見其異也

平准令

六典曰平准令掌估官之事丞為之貳凡百司不任

用之物則以時出貸其錢。物者亦以之。
韋昭辨釋名曰釋云平准人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准的
之也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准

史記曰蔡弘羊以物多騰躍請置平准於京師受天下委
輸蓋籠天下之貨物其則賣之其則買之如此則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矣始置平准焉

漢書曰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平准令丞

漢書曰趙廣漢漢清潔下士有名譽州舉茂才拜准令

續漢曰平准令六百石

齊職儀曰染署掌染緇色少昊置五雉爲工正翬雉色設
五色之工周有染人之職掌絲帛以爲服

左右藏令

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丞爲之貳凡天下賦調
先於輸場閱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閱然後納于
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以別僿良以辨新舊也

又曰右藏令掌邦國室貨之事丞爲之貳凡四方所獻金
玉珠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納禁令如左藏之職

齊職儀曰右藏庫周天府內府之任天府物所藏也內府
掌邦布之出入以待上用後漢中藏府令丞掌幣帛金銀
諸物晉置中黃左右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十二



